

家乡的丁步桥

□朱谷忠

我的家乡有一种原始形式的石桥，叫丁步桥。此类石桥建造方法简单，即在浅而窄的溪流中，用粗砺的方石砌起一个接一个高出水面的石墩，在水草或砂砾中屹立，任流水千淘万漉，形似琴键，声如箏簧。然而，不知经过多少代人的踩踏，石面都磨得锃光闪亮，却一直拙朴又平静横卧着，让过往的行人用双脚踏响岑寂的音符。连通着血脉，维系着乡愁。

记得十多岁那年秋天，我跟祖父去对岸收柿子。回来时，祖父背着满满一筐柿子，牵着我跨上丁步桥。谁知，冷不防一股山风袭来，祖父一个趔趄，一脚踩进了水里。我吓得“哇——”一声大叫起来，只见他单膝跪在石墩上，仍死死挽住我的手臂，背脊像桥墩般纹丝不动。“别慌！有我在呢！”当然，那筐金黄的柿子大多顺水漂走了，但祖父鞋底在青苔石墩上刮出的那道新月形印痕，直到次年春天，还隐约可见。过了些年，我胆子大

了。每当秋季溪水渐枯，便串通几个小伙伴，趁大人不注意，偷偷溜到丁步桥上，来回蹿蹦，比赛谁跑得快，玩得忘乎所以。当然也有失足的时候，“噗通”一声掉进溪里。所幸水浅，一骨碌就能爬起来，只是衣裤湿了大片。想到回家免不了一顿臭骂，只好脱个精光，拧干衣裤，爬上溪边的龙眼树，把湿衣服搭在枝头晾晒。好容易熬到半干不湿，赶紧取下，在小伙伴的嘻哈哈笑中，手忙脚乱地穿上，再装得若无其事溜回家去。

中学毕业回乡劳动时，生产队有片田地就在丁步桥对岸。溪水湍急时，常见刚来的新娘子不敢过桥，便由壮实丈夫来背她。这时岸上总有人响起即兴山歌：“新嫁娘子莫心慌，哥背妹过水中央，来年抱个胖娃娃，回门再拜丁步桩！”最有趣的是有一次，村里木讷的阿德叔聚了个女人，他竟然一反常态，疯戏般地背着新媳妇过桥，健步如飞，红盖头在夕阳里飘成一面

旗，让迎亲的人瞬间沸腾，从此落下“丁步桥骑马”的美名。

还有一年夏天的午后，乌云渐浓，眼看大雨将至。在溪边围堰的我和几个伙伴赶紧收工。正过桥时，瞧见对面来了个俊俏的小女子，约莫十五六岁，望着哗哗水流溅激的石墩，想过又不敢，急得在岸上来回打转。我们一个个飞快踏墩而过，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她身上。只见她低头绞着衣角，好一阵才怯生生地问：“能……能帮我过桥吗？”话音未落，不知谁喊了一声：“三哥——上！”只见憨厚的三哥二话不说，立马转身蹲在她面前，抄过手来，一把将小女子拉上背，回头喊了声：“手抓紧喽！”也不知哪来的猛劲，蹬、蹬、蹬、蹬……一口气就把人背到了对岸。回村的路上，雨点落了下来，伙伴们在雨中围着三哥起哄：“嘿，分手时说了啥？坦白！”……雨幕中，三哥憨厚的笑声和众人的嬉闹混成一片。

后来，据说三哥常去桥头张望。直到某天，发现石缝里飘着一条红头绳似的水芙蓉——那会儿我们才懵懂地明白，原来这丁步桥，也懂得人心，会长出思念。

最难忘的，是村里曾有位女知青代课老师。她带小学生野外活动，总爱在丁步桥停留，教大家辨认石缝里的“宝贝”：能止血的墨旱莲，会漂浮的青蛙卵。某个白露清晨，我们发现她静静地立在桥边，蓝色的裙摆沾满露水，原来在等一群途经的灰鹭。“你们看，它们认得这座桥。”后来她返城那天，许多学生和家长默默跟着她走到丁步桥。奇怪的是，桥墩上突然飞起十几只竹蜻蜓——那是她留给每个孩子的毕业礼物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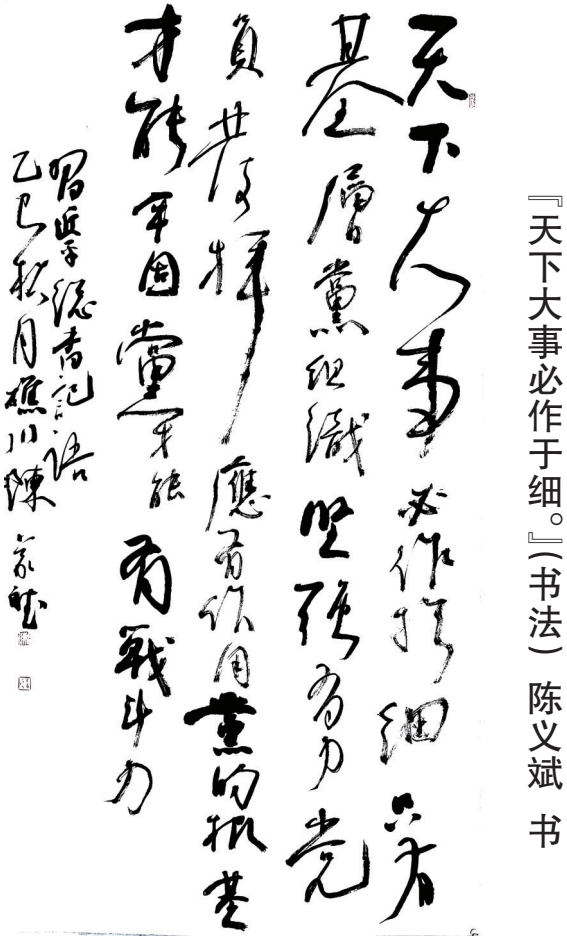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家乡一座钢筋水泥桥早已取代了丁步桥。但那些温润的瞬间，仍在记忆里刻下印痕。偶尔午夜梦回，鞋底与石墩相触的钝响，仍清晰可闻，像一位熟人在轻轻叩门。

爱廉说

学习廉语

“天下大事必作于细。”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，党员发挥应有作用，党的根基才能牢固，党才能有战斗力。

——2016年2月4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方案时的讲话。



『天下大事必作于细。』(书法) 陈义斌书

武夷诗会

抚摸你落下的谦和

□萧秋

上千年前
飞鸟衔来一粒种子
落在上湖村落
繁衍出这片成林
年轮刻进厚土
抓取一种信仰

我仰望你满头金叶
轻轻拾取你落下的绵柔
面上写着岁月的沧桑
像农人的粘满泥的手掌
丈量风的厚度和炊烟的方向

青石板的路延伸你的目光
伴随清晨的鸡鸣

在云海里与群峰捉迷藏
你的果壳坚硬
可心里是这般和婉

想家的时候
不记得阔别了多少年的温暖
父母的叮嘱还在身旁
说是你讨厌贪婪和
惩罚过度的嘴饒

再次凝视金叶
轻轻抚摸你落下的谦和
终于明白
你千年不倒的刚强
源自信仰的力量



用团结协作 弘扬我们的时代主旋律

咱 们 工 人 有 力 量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